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二九回 草上飛單身救友 王頭目途中泄機

卻說甘亮等一眾好漢，殺出薛家窩，被莊丁亂箭射住。幸虧甘亮使發了樸刀，在前開路。箭如飛蝗射來，逼著甘亮到處，俱從四面分開。果然刀法高明，保得眾弟兄殺到江邊；不免有幾個著箭。計全打著胡哨，對江閩守備聽得，忙將二號麻陽船開放過來，卻被三四隻巡船攔江截住。巡船強弓硬弩，兩下裡對壘。後面薛家兄弟、謝素貞狠命的相拚。弟兄們慌亂，一路沿江且戰且走，向東而來。不料前面有一條港汊，截住去路，眾弟兄越發心慌。李昆、關太被謝素貞打了幾下飛蝗石子，頭面著傷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又見那蘆蕩內飛箭也似的搖出四隻浪裡鑽。原來這條港，恰巧正是進來的路，從人早把船扳到港內，搖過來接應。幸虧江內賊船去攔阻大船去了，港內並無阻擋。眾弟兄瞧見自己的船到來，打了一個照會，紛紛跳上船來。眾水手竭力划槳，如飛的向南走了。閩守備也就回轉沙家集而去。薛氏弟兄回到窩內，方世杰說明救吳成一節：「如今仍被天霸一鏢打死。」薛家弟兄只得吩咐：把船上吳成屍首抬上岸來；一面到屋內把薛鳳死屍抬下來，將腦袋縫在一處，備棺木成殮。謝素貞哭得死去還魂，換了一身縞素，要替丈夫報仇。

薛氏弟兄將殺死的莊丁們一應料理停當，與方世杰商議要到臥牛山討救兵。

眾英雄一同回店，見了大人請安。再說甘亮等回到沙家集，只不見刁慶回——諒必失落在薛家窩。把窩內動手的話說了一遍。此番雖殺了一個薛鳳，只見失陷了郭起鳳、刁慶二人，存亡未卜。施賢臣安慰眾人一番，吩咐款待甘亮，且允以保奏官職。甘亮謙遜一番，回答說：「我等弟兄三人，散懶慣了，不願為官。」施公稱贊說道：「既然甘壯士不願為官，施某也不好相強。還望把薛家窩的事定妥，然後聽憑壯士去留。」甘亮應允。這一天大排筵席，慶賀眾兄弟，犒賞公差從人。只見施安、施孝、鄧虎及一班幕友，一齊都到，見過大人。鄧虎把到天津喚戲班，將犯人藏在戲箱內，暗解進京，交到刑部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身旁取出回文。施賢臣見了鄧虎年紀雖小，卻有如此本領；□分敬重，誇獎了一番，就叫：「一同入席飲酒罷！」

只有甘亮心中不樂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草上飛刁慶到底怎樣了？原來刁慶正在屋上，瞧見下面莊丁蜂擁而來，內中一人被他們橫拖倒拽的過去。刁慶細看，認得是郭起鳳，他便輕輕的飄身而下，跟在後面，一路追趕上前。大叫一聲，舉起單刀，將眾莊丁亂砍，連殺五六個莊丁。

眾人棄了郭起鳳，四散而逃。刁慶用刀割斷了繩索，把郭起鳳放了。起鳳向刁慶道勞稱謝。刁慶說：「他們都出去了，我同你快些走罷！」刁慶把起鳳扯到蘆葦內藏著，等到巡船臨近，突然跳了出來，大喝一聲，刁慶撲的先躍到船上，起手一刀，把個巡丁殺了。郭起鳳也跳上船，二人一齊動手，把幾個搖船的殺個精光。刁、郭二人自己划槳搖出港汊，望著對江搖去。

到了岸邊，跳將上去。哪知此處卻在滄州城西門外的大路，離沙家集甚遠。二人走到一個鎮市，日已高高的了。來到一家茶樓，洗臉喝茶，用過了點膳，走到對門酒店內，叫伙計打二角酒來，擺上幾樣下口菜，二人慢慢的飲酒。

忽見外面進來一人，身上打扮好似營內當差的模樣。那刁慶是個飛賊出身，豈有看不出路道，便輕輕對郭起鳳說：「郭大哥，你看此人，來路不正。」郭起鳳說：「諒來是個光蛋便了。」只見伙計拿過一角酒，大盤菜，還有魚、蛋、餛飩。那人吃著酒菜，便問伙計：「此地到薛家窩還有多遠？從哪裡走？」伙計說：「爺們要到薛家窩路還遠啦！出了市鎮一直向北走，約五里之遙，來到□字路口，向東走，再三四里就是三岔路。望東北那條路上走去，到沿江又向東去，又是三四里，望見對江一大圈樹木叢深的地方，就是薛家窩。總共有二□里足路，而且小路極多，你到前面再問罷！」說完伙計走開去了。

郭起鳳對著刁慶拋了一個眼色，刁慶站起身來，對著那人一拱手，叫道：「尊兄請了。」那人連忙起身答禮。刁慶說：「請問兄台貴姓，是到薛家窩去嗎？」那人說：「不敢，在下姓王，排行第三。正是要到薛家窩。請問二位老兄貴姓？」刁慶說：「小弟姓張。」指著郭起鳳道：「他是我的哥哥張大，我叫做張二，咱們哥兒兩個都在薛家窩薛員外莊上幫閒。前日到鄉下去取討舊欠，今日正要回窩。方才聽王三哥說要到薛家窩，我們吃了酒，三個人一齊同行，路上也不寂寞。我們說起來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未知王三哥與我們第幾位員外交好的？」王三說：「張大哥實不相瞞，小弟並不認得你家員外，也是別人差遣，到你員外處送信去的。」王三見了他哥兒兩個□分要好，心中只道遇見了好朋友了，就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說說談談，不料中了刁、郭二人的計，頓使薛家窩土崩瓦解，血肉交飛。且聽下回分解。